

1960年1月,周总理来海南视察工作,琼剧名伶王芙蓉回忆难忘的一幕

周总理接见《红叶题诗》演员

本报记者 蔡 葩



1960年,周恩来同志在海南视察时,亲切接见琼剧《红叶题诗》剧组成员。

王芙蓉的名字,是继著名琼剧名角红梅之后最让琼剧迷追逐的偶像。王芙蓉婉约俏丽、细腻中见真情,音质高亢却清脆明亮的唱腔,为她赢得了不同群体的追捧,尤其在《红叶题诗》中,王芙蓉一出场,一开腔,“重门深锁幕垂帘……”一个琐在侯门人未知的大家闺秀给人一种凌波仙子的美好想象,芙蓉漂亮的扮相立即抓住观众的视线。

近日,和海南日报记者谈起当年周恩来总理与《红叶题诗》的缘分,王芙蓉至今难忘。1960年1月,周总理来海南视察工作。王芙蓉所在的原广东琼剧院一团接到一个特别任务,要在海南省党委礼堂为首长演出专场琼剧《红叶题诗》。演出当天晚上8点,

周总理和邓大姐突然出现在观众席中。“当时主演《红叶题诗》的是陈华和我。周总理静静地坐在台下,朴实的舞台和忧伤的故事,让那个夜晚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愁绪。周总理自始至终很专注地观看演出。演出结束,周总理走上台来,接见全体演职员,还我们一起叙旧呢!”原来1957年,王芙蓉进京主演琼剧《张文秀》时,就已经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此刻,王芙蓉显得很开心,她说,记得周总理对演员们说:“1957年琼剧晋京演出博得好评,《狗咬金钗》、《张文秀》都是好戏。今晚的《红叶题诗》基础很好,你们要抓紧加工提高,欢迎你们到北京去演出。”

“总理亲切和蔼,跟我们说话就像父亲教育孩子一样。”谈起1960年周总理在海南接见《红叶题诗》剧组成员时,王芙蓉兴奋地说。“总理和我们总是有话说,原先很紧张的心情忽然放松了。他问起了我家里的情况。当我说自己的家乡在琼海大路镇时,周总理高兴地说大路镇的牛奶很不错。当得知我随剧组演出很久不曾回家时,周总理亲切地交代团长安排演员回家看看。总理对人的体贴入微至今仍温暖在心。”已步入古稀之年的王芙蓉,说起当年往事,仍流露出一种难掩的天真。

曾经是王芙蓉同事的琼剧演员钱汉堂说,不仅成就了王芙蓉,也让琼剧达到历史上的顶峰。此后很长时间,琼剧对人们文化生活的影晌,还没有超出过《红叶题诗》的。

1960年4月,正值全国二届二次人大、政协“两会”在北京召开。周总理指示抽调琼剧《红叶题诗》到北京演出,分别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演出两场,为首都文艺界演出两场。周总理还特别安排中央电视台对《红叶题诗》一剧做现场转播,扩大了琼剧在全国的影响。

1962年初,周总理又特别指示,要求将《红叶题诗》拍成戏曲影片。此时恰逢1962年的“五一”节,田汉要携夫人到海南,万宁剧团演出的《红叶题诗》给他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在海南行署文化局长刘青云同志的提议下,便有了后来田汉大师为电影《红叶题诗》润色的一段佳话。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

1962年5月,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偕夫人来琼,在海南32天看了13场琼剧,并修改琼剧《红叶题诗》

《红叶题诗》,飞上梨园最高枝

本报记者 蔡 葩

1950年代初,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对地方戏曲、戏剧非常重视,海南琼剧也迎来了自己最为辉煌的年代。1957年5月,毛主席接见琼剧演员的消息传来,更是激发出琼剧演员们的艺术激情。期间,琼剧演员们与京城文化戏剧名家间有了广泛的艺术交流和探讨。在此背景下,琼剧《红叶题诗》被修改润色,并成为唯一搬上银幕拍成电影的琼剧,再为琼剧添加荣耀。

《红叶题诗》原为才子佳人戏

电影《红叶题诗》讲的是,南宋琼籍新科状元文东和游西湖时,拾得红叶一片,上有表露少女抱负的题诗,读后深表爱慕。不久,东和随母给朝臣姜华拜寿,始知此诗乃姜华之女姜玉蕊所题,两人互表爱慕之情,共结同心。就在文、姜定聘之日,宋皇下诏,准选姜玉蕊为七王妃。东和玉蕊坚贞不屈双双投湖,以死抗争。这是经田汉先生润色过的《红叶题诗》剧情。

此前的《红叶题诗》,海南琼剧界认为原是民国琼剧名旦陈成桂首编,写的是文东和、姜玉蕊和表妹的三角恋情,后以文、姜结合,表妹被赐封为七王妃的喜剧收尾。解放后经林炬、戈铁、石萍等剧作家整理,田汉润色,删去表妹戏份,改为七王强行选妃,文、姜无力抗争双双投湖的悲剧结局。

田汉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我国新兴话剧运动的主要奠基人和卓有成就的剧作家,我国早期革命音乐和电影事业的领导者。无论在电影、话剧、音乐、现代文学还是文艺评论等方面,都堪称一代大师。

1962年5月1日,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偕夫人来琼。在海南的32天里,田老看了13场琼剧,还有人偶剧、临剧、山歌剧。在万宁县城,海南行署文化局长刘青云陪同田汉先生观看了该县琼剧团由陈凤翔、胡蝶领衔主演的《红叶题诗》,其中万宁剧团演出的《红叶题诗》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田汉感叹于海南戏曲的兴旺,留下了不少诗篇,其中一首是:

须眉红粉各英雄,都在攀登五指峰,
武技何妨河北派,艳歌别有海南风。
钗衔黄狗情如绘,水洗桃花趣不同。
艺术何须拘一格,好将红叶再加工。



电影《红叶题诗》剧照。

润色《红叶》从改“题诗”开始

“好将红叶再加工”,田汉在诗中表达了他对《红》剧的美好观感。对海南戏剧进行了一个月的环岛考察之后,他情绪饱满地返回海口,住进了海南区党委第一招待所。陪同他一起考察的刘青云同志顺势恳请他帮助修改已决定拍摄电影的《红叶题诗》剧本,想借大师的智慧为该剧再作加工提高。田汉欣然应允。他不顾旅途劳累,忍受酷暑煎熬,光着臂膀在第一招待所昼夜伏案笔耕不辍。

剧评人周虹当时还是一名年轻诗人,喜欢为报纸副刊写琼剧剧评。周虹先生回忆说,当时夏日炎炎,尚无空调,屋里只有竖式风扇,阵阵微风,仍然驱除不了盛夏的热浪。田汉被酷暑及蚊虫困扰,也不顾所谓斯文了,他脱掉衬衫长裤,仅着背心短裤上阵,对《红叶题诗》进行认真、细致的修改润色,这至今在琼剧界传为佳话。当时前来拜会田汉大师的原剧本改编者弋铁、石萍,到房间见大师如此呕心沥血改稿,又是敬佩又是心疼,暗下决心以更强烈的责任心投入《红叶题诗》的再修改,以报大师慧眼识珠。

“既是‘题诗’,诗的内容当然非常重要,可以说,没有田汉这一大师手笔,后来的《红叶题诗》无非就是中

国戏曲舞台上才子佳人戏中普通的一出,就不可能是后来拍成戏曲电影的《红叶题诗》中所体现的‘社稷兴衰,匹夫有责’的主题思想和时代背景,个人命运与国运的联系会清淡很多。”周虹近日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原剧主题诗为:
“调琴知音稀,春来何迟返?
啼莺恼人意,红叶寄幽思。
解语吴枫落,知音有子期。
冰心共一叶,春江作良媒。”

从戏到诗,依然脱不了传统的“才子佳人”叙述窠臼,没有突出的戏剧特色和时代的象征,也与解放后的文化语境不相吻合。

于是,田汉挥如椽大笔,将《红叶题诗》主题诗改为:

独自深闺怯晓寒,暖风吹梦到临安。
花娇柳软春如海,却爱天涯一叶丹。
血战中原骨未寒,可怜湖上恋偏安。
峨眉尚许酬霜叶,愿结同心一片丹。
松柏从来斗岁寒,愿同生死不偷安。
相携西子湖中去,化作胥潮血样丹。

“如此改动,才子佳人单纯的情感戏,渗入了忧国忧民的感情基础,凸显了爱国

的主题,令全剧增色不少。”海南文史专家符策超日前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正如人们后来看到的,改动后拍摄成功的《红叶题诗》,突出了文、姜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和爱情基础,升华了剧本的主题,无论思想内涵还是艺术水准,都让琼剧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堪称中国地方戏曲经典的剧目之一,至今在海内外仍广有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谦逊的田老认为自己花了心血所作的修改只是“润色”,申明他的修改也不是最后定稿。他离开海南时还特别留言嘱咐:请将“红叶”再加工……他认真求索的精神,谦和无私的高风亮节,尤为感人至深。

时隔多年,老戏迷对琼剧的喜爱仍不减,而作为琼剧里脍炙人口的名篇《红叶题诗》、《张文秀》等依旧在舞台上轮番上演,时间似乎并没有带走它的魅力。但是,时代的变迁似乎掩盖了它曾有的荣光。这张老照片,却总在提醒着人们,有些东西需要传承,有些瞬间需要铭记。田汉大师在给海南留诗时做了如下旁注:“海南一月游,美丽河山之外,饱览优美琼剧。倾将归京,写此留别。并祝琼崖地方文化事业一日千里。”田汉先生作为一代大师对海南地方文化事业的拳拳之心,真挚真诚,至今读来,依然让人眼睛发热。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

广东徐闻包宅村两名老船工回忆渡海作战生死经历——在枪林弹雨中扬起船帆

本报记者 张苏民 南国都市报记者 宋亮亮 良子



两位老船工与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记者合影留念。

南海网记者 汪德芬 摄

宣誓:徐闻船工誓与将士共存亡,人在船在。”谈起当年参加渡海作战的情景,今年79岁的包家训显得精神抖擞。

1950年3月31日晚,88艘船载着

37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博赊港出发,驶向海口东面的塔市,这是解放军第二批第二次海上偷渡。包宅村的36名船工一同前往,包家训所在的船是护航舰,专门堵截敌舰,掩

护船队前进。出发前,当地政府已给船工们安排好好事,大家抱着必死的决心,“一定要把解放军送过海去,解放海南岛!”

“当时夜色中东北风夹着小雨。船队一过海峡中线就碰到了敌人的军舰,敌舰向我们冲来并开火。”包家训告诉记者,连长下令急转舵,抢上风,接近敌舰。船长包振祥一转舵把,木帆船直向敌舰疾冲。护航队的另几艘船也冲上截堵敌舰。

“敌舰开火射击,有几颗炮弹在我们船左侧炸开,巨大的浪花直扑船身,船身严重倾斜摇荡,战士们都站不住,有人掉到海里。紧接着,又一颗炮弹飞来,我们急转舵,避开水柱及巨浪并继续冲向敌舰……”包家训等船工驾驶木船,冒着炮火英勇挺进。

船工手臂受伤血顺着桅杆流

包家训回忆说,船队行进过程中,敌舰发射的一颗炮弹突然在他所在船的右上空爆炸,一块弹片飞来割断帆索,船帆落下,挂压在船舷边,战船倾斜有翻船的危险。“一名船工迅速抓起帆索断端用牙齿咬住,顺着桅杆向上爬,敌人的炮弹在海上爆炸,弹片满天飞,巨浪十多米高,战船大幅度摇摆,只见

船工在几米高的桅杆上晃来晃去,很艰难地一步步往上爬。忽然,一块飞来的弹片把这名船工的手臂击伤了,他手一松,身子顺着桅杆往下滑,可这名船工很快用双腿紧紧夹住桅杆,忍着巨痛往上爬。他那受伤的手臂流着血,血顺着桅杆往下流。”包家训告诉记者,这名勇敢的船工爬至桅杆顶端,他只能用一只手持帆索断端穿进滑轮,拉过帆索,顺着桅杆拉下来。于是船帆又高扬起来……

“快要靠岸时,海岸上的敌人向船队猛烈开火。”包家训说,“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渡海部队奋勇还击。一颗炮弹在包家训船桅杆底部爆炸,桅杆被炸断,带着船帆倒下。战士们强行登岸,30多名战士跨过桅杆飞奔上海滩,向敌人火力点突进。紧接着,后面几艘战船也冲到海滩上。在敌机枪的扫射下,很多战士牺牲了。”包家训说,在激战中,船长包振祥中弹牺牲,包家训左手的两根手指被炸掉。

海南岛解放后,船工们才陆续返回徐闻。岁月如梭,历史的车轮走过了59年,战火的硝烟也早已远去。而包家夏与包家训老人仍时常坐在村头,回忆那一段烽火硝烟的岁月。

(本报广东徐闻9月22日电)



符莹向记者介绍当年接应大军情形。
南海网记者 汪德芬 摄

A6

值班主任/钟节华 主编/董纯进 美编/石梁均
2009年9月23日 星期三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策划

碧海丹心·寻找四野渡海作战英雄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与海航集团联合推出11

渡海

1950年初,四野的40军、43军集结于雷州半岛,准备渡海解放海南岛。广东省徐闻县龙塘镇包宅村是解放军渡海作战的训练基地,为了配合大军渡海,当时包宅村有36位年轻力壮、驾船技术过硬的小伙子踊跃报名当船工,参加渡海作战。

2009年8月29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记者来到包宅村,采访了当年参与渡海作战的船工包家夏和包家训。

渔民踊跃报名当船工

包家夏老人今年85岁。他回忆说,1950年初,解放军来到村子里,当地政府号召村民们贡献船只。当时他和村里的其他5名渔民合用一条渔船,得知情况后,他便动员同船的其他几名伙伴,将渔船贡献出来。

“全村36人报名当了船工,献出10多艘船。”包家夏说。后来渡海部队开展战前海练,很多战士来自北方,从未跟大海打过交道,甚至连大海都没见过,为了使解放军适应海上作战,船工们积极配合部队进行战前渡海训练。包家夏等人经常带战士们出海适应海上环境,教他们学游泳、识潮流、辨航向及练习划桨、摇橹、掌舵,等等。“一天出一次海,一般是下午四五点钟开始,晚上九点钟回来。不管日晒雨淋,坚持不断,这样持续了三个月左右。”包家夏说,战士们刚开始有些不适应,出现呕吐等情况,经过训练,开始逐步适应海上生活。

炮火中船工誓与将士共存亡

渡海作战的时刻到了!“出发前,我们就

接应

“渡海大军登陆时,我们琼纵第一总队负责开辟登陆场,分散国民党军兵力,让渡海大军顺利登陆。”9月12日下午,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记者来到临高县临城镇符老人家,聆听符老讲述当年接应渡海大军的情景,随着符老思绪回到了59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符莹出生于1927年,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符莹到琼崖纵队四支队第二大队驳壳班当战士。1950年,符莹任琼崖纵队第一总队第七团三连连长。一生戎马,符老参加过无数战斗,多次受伤,左颈部至今还留有弹片。

1950年3月6日和3月27日,第40军两支偷渡部队先后成功登陆海南岛,符老

原琼纵第一总队连长符莹回忆为渡海大军开辟登陆场——“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咬住敌人!”

本报记者 张苏民 南国都市报记者 宋亮亮 通讯员 符嘉善

所在连队都参与了接应战斗。但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则是4月17日接应渡海大部队大规模登陆时的战斗。

符老说,4月16日,琼崖纵队第一总队第七团为了迎接渡海部队,悄悄来到临高县波莲地区的和里、和朗村待命。吃过晚饭后,部队列队集合,团长李福文向大家作动员讲话:“我们七团的任务是奔赴临高角迎接大军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全体战士一听到“解放海南”四个字,个个精神振奋,欢欣鼓舞,高呼:“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把大军接上来,打到海口去,打到榆林去,解放全海南岛!”

符老说,他当时所在的七团奉命在美台坡一带阻击从海口、那大增援的敌人,不许敌人向沿海方向靠拢。“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咬住敌人!”敌人一次又一次猛烈进攻,都被战士们打退。战斗从早上七八点钟持续到下午三四点钟,七团勇士们跟敌人激战了一天。

完成阻击任务后,部队向波莲美珠村和

A6

值班主任/曹 健 主编/王槐毓 美编/石梁均
2009年9月23日 星期三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策划

碧海丹心·寻找四野渡海作战英雄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与海航集团联合推出11

征程 广东战役

1949年10月至11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各一部发起广东战役。

国民党集团对广东十分重视,早在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时,就任命总统府参军长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陆军总司令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当时在广东的战略部署为:将其主力组成三道防线,控制湘赣入粤的铁路、公路及水路咽喉,企图阻止解放军进军广东,并安排一部置于湛江,以1个军驻守海南岛,以保一旦广东失守,可顺利逃往雷州半岛、海南岛和广西。

广东战役中包含了几个有名的战斗,即解放广州、阳江、阳春地区围歼战等。10月2日,在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指挥下,二野与四野部队向广东发起进攻。粤北国民党军一触即退,纷纷南撤。7日,沿粤汉路西侧南下的第4兵团进占粤北门户曲江。

这使李宗仁大为震惊,为保广州,急忙加强广州前哨英德地区的防守力量。余汉谋、薛岳还在广州市召开大会,声言要“誓死保卫广州”、“决与广州共存亡”。陈廉各路军趁余汉谋部署未稳之机,展开全线攻击。解放军不顾疲劳饥饿,昼夜兼程,长途奔袭,向广州急进。李宗仁见解放军逼近广州,城破已在旦夕,便作出了将国民党总统府、行政院撤至重庆和广东省政府撤至海南岛的决定。随后,李宗仁逃往桂林,阎锡山、祝视同逃往台湾,余汉谋、薛岳逃往海南岛。整个广州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10月14日,余汉谋部在撤退之前,不仅炸毁白云、天河机场和布置在广州的军火、军需仓库,还炸毁了广州市内的海珠铁桥,死伤群众2000余人。与此同时,解放军以每小时5公里速度向广州市区急进,广州随后宣告解放。

我军第4兵团即以先头6个师分左右、中、右三路跟踪猛追国民党逃军,并将其包围于阳江、阳春间狭小地区内。10月26日拂晓,解放军发起总攻,国民党守军溃不成军,纷纷投降,当日阳江、阳春地区围歼战亦告结束,歼敌4万余人。

广东战役从10月2日开始至11月4日结束,历时34天,共歼余汉谋部6万多人,为解放广西、歼灭白崇禧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范南虹 吴雅青)